



将夜

天将入夜……

花开彼岸天

猫腻

天能容我，我便能活
天能容我人，我不能容我
那我只好杀人了

将夜

HUAKAIBIANTIAN

花开彼岸天

猫腻◎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夜. 1, 花开彼岸天/猫腻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430-6565-9

I. ①将… II. ①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4156号

选题策划: 杜菲莉

著 者: 猫 腻

责任编辑: 赵 可

封面设计: 维尼工作室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 维尼工作室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开头	1
	第一章 渭城有雨，少年有侍	9
	第二章 觥觥言穷酸少年	14
	第三章 唐人的朴素是非观	19
	第四章 非典型唐人的前路探讨	23
	第五章 睹无月思怀	27
	第六章 此去长安混人样	32
	第七章 夜饮，梦了一片海	37
	第八章 北山道外，一箭南来	41
	第九章 心如磐石的侍卫们	45
	第十章 有剑横于膝前，有剑穿行血间	50
	第十一章 那剑悲鸣赞叹	56
	第十二章 魔宗断指与边军闪箭	61
	第十三章 青衫红花湿	66
	第十四章 我有三把刀	69
	第十五章 他是梳碧湖的砍柴者	73
	第十六章 他从山中来，带着小姑娘	76
	第十七章 火堆旁的童话	79
	第十八章 怪你过分美丽	82
	第十九章 雪山里什么都没有	85
	第二十章 三分两分画里桃花	90
	第二十一章 问道无矩	93
第二十二章	旅途上的学习	97
第二十三章	我以为你知道我的异禀	100
第二十四章	好家伙	103
第二十五章	第一个梦	107
第二十六章	雄城，好久不见	110
第二十七章	我与长安相见欢	113
第二十八章	将军府外	117
第二十九章	重逢七年间	120
第三十章	我见朱雀多肃杀	123

	第三十一章 一文钱难死主仆俩（上）	126
	第三十二章 一文钱难死主仆俩（下）	129
	第三十三章 笔落临四十七巷	132
	第三十四章 老笔斋的第一位客人	135
	第三十五章 那一场激凉的春雨	138
	第三十六章 贯心肝，静容颜	141
	第三十七章 寻寻觅觅青楼何在	144
	第三十八章 花酒果子，意料中事	147
	第三十九章 简大家红袖惹招	150
	第四十章 溪畔翩翩一少丰	154
	第四十一章 莲花瓣上滚烫的水珠儿	157
	第四十二章 御史张贻琦之悔帐	160
	第四十三章 御史张贻琦之入港	164
	第四十四章 御史张贻琦之绝望	167
	第四十五章 御史张贻琦之死亡	170
	第四十六章 长安城的拆迁者	174
	第四十七章 竹竿空空两头响	177
	第四十八章 受伤的渐没以及坛旁的老道人	180
	第四十九章 帝国道门两相厌	184
	第五十章 改变长安江湖历史的一场谈话	187
	第五十一章 天能容我，我便能活	191
第五十二章 春风亭，老朝小树	197	
第五十三章 亭畔谁人青衫湿	202	
第五十四章 雨夜里，传奇重现	206	
第五十五章 朝小树！朝小树！	209	
第五十六章 雨中的马车，再而三的剑	213	
第五十七章 两个人的战斗	216	
第五十八章 风雨夜色皆能进	220	
第五十九章 长安乱	223	
第六十章 奔跑射箭的少丰	228	

第六十一章 从天而降的亿万滴雨	231
第六十二章 杀人锄田别样累	236
第六十三章 一世人，两碗煎蛋面	240
第六十四章 御书房	244
第六十五章 鱼跃此时海（上）	248
第六十六章 鱼跃此时海（下）	251
第六十七章 花开彼岸天（上）	256
第六十八章 花开彼岸天（中）	261
第六十九章 花开彼岸天（下）	266
第七十章 告别的长街	271
第七十一章 书院	276
第七十二章 那丰春，我把桃花切一斤（上）	281
第七十三章 那丰春，我把桃花切一斤（中）	284
第七十四章 那丰春，我把桃花切一斤（再中）	288
第七十五章 那丰春，我把桃花切一斤（下）	292
第七十六章 黑色闪电以及弓弦的奏鸣	295
第七十七章 甲书院	300
第七十八章 暮色中的废柴	305
第七十九章 第一堂课	309

开头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很多不可知之地，在那些不可知之地里，有很多不可知之人。

.....

黄昏的荒原远方悬着一颗火球，它散发出的红色光线像一团体积巨大的火焰，缓慢而坚定地逐渐蔓延开来。原野上积雪融化后初生的苔藓，像烧伤后的疤痕一样涂抹得到处都是，四周一片安静，只偶尔能听到上方传来的鹰鸣和远处黄羊跳跃时的声音。

空旷的原野上出现了三个人，他们聚集到一棵荒原不多见的小树下，没有开口打招呼，很有默契的同时低头，似乎树下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

两窝蚂蚁正围绕着露出寒土的浅褐色树根进行着争夺，或许是因为这片荒原上像树根这样完美的家园难以找到第二个，所以这场战争进行得格外激烈，片刻后便残留了数千只蚂蚁的尸体，场面应该很血腥惨烈，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片小黑点而已。

天气还很寒冷，树下那三个人穿的衣服却不多，似乎并不怎么怕冷，就这样专注地看着，不知道看了多久，其中一人忽然开口低声说道：“俗世蚁国，大道何如？”

说话的那人眉眼青涩，身材瘦小，还是一个少年，穿着件月白色无领的单薄轻衫，身后背着把无鞘的单薄木剑，乌黑的头发细腻地梳成一个髻，有根木叉横穿其中——那根木叉看似随时可能堕下，但又像是长在山上的青松般不可动摇。

“首座讲经时，我曾见过无数飞蚂蚁浴光而起。”

说这句话的是个年轻僧人，他穿着一身破烂的木棉袈裟，头上新生出的发茬儿青黑锋利，就像他容颜和话语中透出的味道那般肯定坚毅。

木剑少年摇头说道：“会飞的蚂蚁最终还是会掉下来，它们永远触不到天空。”

“如果你始终坚持这般想法，那你将永远无法明悟何为道心。”年轻僧人微微阖目，望着脚下正在抛洒残肢的蚁群，说道：“听说你家观主最近新收了个姓陈的小孩子，你就应该明白，知守观这种地方永远不会只有你一个天才。”

木剑的少年挑眉微讽回应道：“我一直不明白，像你这样无法做到不羁身的家伙，有什么资格代悬空寺行走天下。”

年轻僧人没有回应他的挑衅，望着脚下焦虑乱窜的蚂蚁说道：“蚂蚁会飞也会掉，但它们更擅长攀爬，擅长为同伴做基础，不惧牺牲，一个一个蚂蚁垒积起来，只要数量足够多，那么肯定能堆成一个足以触到天穹的蚂蚁堆。”

天空暮色里传来一声尖锐的鹰叫，显得很惊慌恐惧，不知道是惧怕树下这三个奇怪的人，还是惧怕那个并不存在的直冲天空的巨大蚂蚁堆，或是别的什么。

“我很害怕。”

背着木剑的少年忽然开口说道，瘦削的肩膀往里缩了缩。

年轻僧人点头表示赞同，虽然他脸上的神情依旧平静坚毅。

小树下第三个少年身体精壮，裹着些像是兽皮般的衣裳，赤裸的双腿像石头一般坚硬，粗糙的皮肤下能够清晰地看到蓄积无穷爆发力的肌肉，他始终沉默，一言不发，然而皮肤上栗起的小点终究还是暴露了他此时内心真正的感受。

树下三个年轻人来自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三个地方，奉师门之命在天下行走，就仿佛三颗横贯于人间的星辰般夺目，但纵使他们，今天在这片荒原也感到了难以抵抗的恐惧。

老鹰不会惧怕蚂蚁，在它眼中蚂蚁只是黑点。蚂蚁不会惧怕老鹰，因为它们连成为鹰嘴食物的资格也没有，它们的世界里甚至根本没有老鹰这种强大的生物，看不到也触摸不到。

然而千万年间，相信蚂蚁群中总有那么特立独行的几只出于某种玄妙的原因决

定暂时把目光脱离腐叶烂壳向湛蓝青天看上那么一眼，然后它们的世界便不一样了。

因为看见，所以恐惧。

.....

树下三位年轻人抬起头，望向数十米外地面上的一道浅沟。浅沟自然不深，里面除了黑色什么也没有，在斑驳的荒原地表上显得格外清晰。

这条沟在两个小时前突然出现，陡然一现便直抵天际，仿佛是只无形的天鬼拿如山巨斧劈出来的，仿佛是位神匠拿如椽巨笔画出来的，令人不寒而栗，不解而惧。

背木剑的少年盯着那道黑线说道：“我一直以为不动冥王是个传说。”

“传说中冥王有七万个子女，也许这一个只是偶尔流落人间。”

“传说就是传说。”背木剑的少年面无表情说道：“传说里还说每一千年便有圣人出，但这几千年来，谁真见过圣人？”

“如果你真不相信，为什么你不敢跨过那条黑线？”

没有人敢踏过那条黑线，那道浅沟即便是骄傲而强大的他们。

蚂蚁能爬过，长肢虫能跳过，黄羊能跃过，鹰能飞过，只有人不能过。

正因为是人，所以不敢跨过。

背木剑的少年抬头向天边望去，问道：“如果那个孩子真的存在，那么……他在哪里？”

此时落日已经有一大半沉入地底，夜色正从四面八方涌过来，荒原上的温度急剧降低，一股令人心悸的气氛开始笼罩整个天地。

“黑夜降临，到处都是，你们又能到哪里寻找？”

那名穿兽皮的少年打破了一直以来的沉默，他的声音拥有与年龄不符的低沉粗糙，嗡鸣振动就像是河水在不停翻滚，又像是锈了的刀剑在和坚硬的石头不停摩擦。

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离开。

数蓬火苗忽然从他两根坚硬粗壮的裸腿上迸将出来，把少年下半身罩进一片赤红色中，狂啸的风让地面的碎石急速滚动，然后仿佛有种无形的力量抓住他的脖子，把他的身体提向十几丈上的天空，紧接着呼啸破空落下，狠狠砸在地上，然后

再次蹦起，就像一块石头毫无规律地蹦向了远方，看上去异常笨拙却又极其迅猛高速。

“只知道他姓唐，不知道他的全名是什么。”

背着木剑的少年若有所思说道：“如果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遇到，我和他肯定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徒弟就这么厉害，他那个师傅又会强到什么程度？听说他师傅这些年一直在修二十三年蝉，不知道将来破关之后身上会不会背一个重重的壳。”

身旁一片安静，没有人回答，他有些疑惑地回头望去。

只见那名年轻僧人双眼紧闭，眼皮疾速颤动，似乎正在思考某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事实上自从那名兽皮少年说出关于黑夜的那番话后，年轻僧人便一直陷在这种诡异的状态之中。

感应到目光的注视，年轻僧人缓缓睁开双眼，咧嘴一笑，笑容里原初的坚毅平静已经变成不知从何而来的慈悲意，张开的唇内血肉模糊，是嚼碎后的舌。

木剑少年皱了皱眉。

年轻僧人缓慢摘下腕间的念珠，郑重挂在自己颈上，然后抬步离去，他的步履沉重而稳定，看似极慢，但不过刹那便已经身影模糊将要消失在远处。

树下再没有别的人，木剑少年脸上所有的情绪全部淡去，只剩下绝对的平静，或者说绝对的冷漠，他望向北方尘埃里那颗像石头般不停跳起砸下的影子，低喝道：“邪魔。”

他望向西方那个低着头沉默前行的年轻僧人背影，说道：“外道。”

“不足道也。”

邪魔外道不足道也。

说完这句话，少年身后背负的单薄木剑无由而振，发出嗡嗡异鸣，嗤的一声凌空而起，化作一道流光，将荒原上那棵小树斩做了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片，都分树枝树干尽为粉末，纷纷扬扬覆在那些忘生忘死的蚂蚁之上。

“哑巴开口说话，饼上放些盐巴。”

少年唱着歌走向东方，单薄的小木剑悬浮在身后数米处的空中安静无声跟随。

.....

大唐天启元年，荒原天降异象，各宗天下行走汇聚于此，不得道理。

自其日悬空寺传人七念修闭口禅，不再开口说话。魔宗唐姓传人隐入大漠，不知所踪。知守观传人叶苏勘破死关，周游诸国。三人各有所得。

但他们三个人并不知道，就在那一天黑夜将至时，就在那道他们不敢跨越一步的黑壑那头，靠近都城方向的某片小池塘边，一直坐着个书生，一个穿着草鞋破袄的书生。

这书生仿佛根本感觉不到那道黑壑所代表的强大与森严，左手里拿着一卷书，右手里拿着一只木瓢，无事时便读书，倦时便少歇，渴了便盛一瓢水饮，满身灰尘，一脸安乐。

直到远处三人离去，直到荒原上那条浅浅的黑壑渐渐被风沙积平，书生才站了起来，掸掸身上的灰尘，将木瓢系到腰间，将书卷仔细藏入袄内，最后看了眼都城方向，方才离开。

……

都城长安有一条长巷，东面是通议大夫的府邸，西面是宣威将军的府邸，虽不是顶尖的权势爵位，但官威深重，平日长巷一片幽静，只不过今日却早已幽静不在。

通议大夫府邸有喜，产婆忙进忙出，然而从老爷到丫环，府内所有人脸上的喜悦神色总觉得像是掺杂了某些别的情绪，没有一个人敢笑出声来，那些抱着水盆匆匆走过墙角的仆妇，偶尔听着墙外传来的声音，更是面露恐惧之色。

那位以骁勇著称的宣威将军林光远，因为得罪了帝国第一骁勇大将夏侯，于是再也不复骁勇，被人告发与敌国相通，经过亲王殿下亲自审讯数月，如今终于有了结果。

结果很明确，处罚很简单，就四个字——满门抄斩。

通议大夫府大门紧闭，管家贴着门缝紧张望着同样大门紧闭的将军府，听着对面不时传来重物砍入肉块的声音，听着那些骨碌碌西瓜滚动的声音，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两家在一条巷子里生活了很多年，将军府从管家到门子都和他相熟。听着那些恐怖的声音，他仿佛看到无数把锋利的朴刀切开那些相熟人们的脖子，看到那些有着熟悉面容的头颅在青石板上不停滚动，然后撞到门口，逐渐叠加挤压成了一座小山……

鲜血从将军府门下淌了出来，有些乌黑有些黏稠，像是混了朱砂的糯米浆液，

里面还有些像紫薯絮般的肉筋，面色苍白的管家盯着那处，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扶着门佝着身子开始呕吐。

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叱呵声，然后是被粗鲁敲打的声音，隐约间听到呵骂仿佛是说将军府有人逃脱，一名亲王府的家将骑在马上厉声喝道：“一个都不能少！”

通议大夫府后宅花园某处墙上，有几道划痕和血迹。

“少爷你听话，你不能出去，让小楚去，让他去吧……”

离此地不远处的柴房内，一名浑身是血的将军府管事，望着身前两名四五岁大小的男孩儿，枯唇微微翕动，声音沙哑得极为难听，满是皱纹黑泥的脸上写满了绝望和挣扎，一直挣扎到老泪挤出眼角，浑浊得厉害。

闯进通议大夫府的羽林军没有花多长时间，便找到了这间柴房。看见柴房内倒毙的老少二具尸体，进行查验之后，那名校尉犹有余悸地大声报告道：“一个不少，都死了。”

……

世外高人这四个字最简单的解读方式就是高人一般在世外，在世外的容易是高人，废话中其实隐着某些道理，他们所恐惧的是凡人无法接触的，他们所喜悦的是凡人无法理解的。

于是俗世不曾知晓俗世外发生了什么，世外的人也不会理会俗世里正上演一幕幕生离死别或新生喜悦，更不会关心屠夫的秤少了斤两，酒徒家里的窖被老鼠噬出了泥洞，朝廷死了个宣威将军，某文官生了个女儿。

两个世界的悲欢离合从来都不相通。

若能相通，便是圣贤。

都城长安郊外有座高山，山峰半数隐于云中，后山面西的悬崖峭壁之间，有一个人影正在其间缓慢上行，这个男子的背影极为高大，单衣之外穿着一件黑色的罩衣，手里提着食盒。

迎风摇晃行到一处山洞外，高大男子坐了下来，打开食盒，取出筷子，夹一块姜片送入唇中仔细咀嚼，又拈两片羊肉吃了，满足地叹息赞美一声。

夕阳下的都城长安，逐渐将被黑夜笼罩，远处隐隐有积雨阴云飘来。

高大男子望着都城某处，感慨说道：“我仿佛看到当年的你。”

然后他抬头望天，右手持箸指天，说道：“至于你，飞得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很明显，这两句话的对象是两个不同的人。

略一沉默，高大男子端起手边的米酒一饮而尽，举着空酒碗望着天地四周都城左右敬颂道：“风起雨落夜将至。”

说风起时，有风自山外来，吹得衣襟呼呼作响，岩间老树急剧摇晃，山石簌簌直落，雨落二字出他口时，远处飘至都城上空的雨云骤然一暗，无数雨丝化为一柱，自最后暮色间倾盆而下，当他说完这句话时，黑夜刚好占据半边天穹，漆黑有如冥君的瞳。

高大男子重重放下酒碗，恼火咕哝道：“真 TMD 黑。”

第一章

渭城有雨， 少丰有侍

唐帝国天启十三年春，渭城下了一场雨。

这座位于帝国广阔疆域西北端的军事边城，为了防范草原上野蛮人入侵，四向的土制城墙被垒得极为厚实，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敦实的土围子。

干燥时节土墙上的浮土被西北的风刀子一刮便会四处飘腾，然后落在简陋的营房上，落在兵卒们的身上，整个世界都将变成一片土黄色，人们夜里入睡抖铺盖时都会抖起一场沙尘暴。

正在春旱，这场雨来的恰是时辰，受到军卒们的热烈欢迎，从昨夜至此时的淅淅沥沥雨点洗刷掉屋顶的灰尘，仿佛也把人们的眼睛洗得明亮了很多。

至少马士襄此时的眼睛很亮。

作为渭城最高军事长官，他此时的态度很谦卑，虽然对于名贵毛毯上那些黄泥脚印有些不满，却成功地将那种不满掩饰成为一丝恰到好处的惊愕。

对着矮几旁那位穿着肮脏袍子的老人恭敬行了一礼，他低声请示道：“尊敬的老大人，不知道帐里的贵人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需要，如果贵人坚持明天就出发，那么我随时可以拨出一个百人队护卫随行，军部那边我马上做记档传过去。”

那位老人温和笑了笑，指了指帐里那几个人影，摇摇头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意见。就在这时，一道冷漠骄傲的女子声音从帐里传出：“不用了，办好你自己的差事吧。”

今天清晨，对方的车队冒雨冲入渭城后，马士襄没有花多长时间便猜到了车队里那位贵人的身份，所以对于对方的骄傲冷漠没有任何意见，不敢有任何意见。

帐里的人沉默片刻，忽然开口说道：“从渭城往都城，岷山这一带道路难行，看样子这场雨还要下些时日，说不定有些山路会被冲毁……你从军中给我调个向导。”

马士襄怔了怔，想起某个可恶的家伙，沉默片刻后低头回应道：“有现成的人选。”

……

营房外几名校尉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有惋惜有不舍有庆幸有震惊，但很明显他们都没有想到马士襄居然会选择让那个人去做贵人的向导。

“将军，你真准备就这么把他放走了？”一名校尉吃惊说道。

渭城不大，军官士卒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超过三百人，远离繁华地的军营，时候更像是一个土匪窝子，所谓将军只不过是最低阶的裨将。然而马士襄治军极严，或者说这位渭城匪帮头领很喜欢被人叫将军，所以即便是日常交谈，下属们也不敢忘了在抬头加上将军二字。

马士襄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看着营房四周的黄褐色积水，感慨叹息道：“总不能老把他留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推荐信的回执已经下来快半年了，大好的前途在等着那小子，反正他要去都城进行书院初试，恰好和那位贵人的队伍顺路，就算送那位贵人一个人情也好。”

“我看那位贵人可不见得领情……”校尉恼火回答道。

众人身后的营房门被推开，一名模样清秀的婢女走了出来，望着马士襄和校尉们冷淡说道：“带我去看看那个向导。”

到底是贵人的贴身婢女，面对着朝廷边将竟也是毫不遮掩自己的淡淡傲意。

宰相门房、贵人近婢、亲王清客，这是官场上极令人头痛的角色，近则惹人怨，远之惹麻烦，最是麻烦。马士襄实在是不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随意说了两句闲话，便挥手招来一名校尉，吩咐他带着这名贵人婢女自去寻人。

雨暂歇，轻雨过后的渭城显得格外清新，道旁三两枝胡柳绽着春绿，不过景致虽好城却太小，没走几步路，校尉便领着那位婢女走到了目的地，那是一处简陋而热闹在营房。

听着门内传出的嘈乱声喝骂声行令声，婢女微微蹙眉，心想难道光天化日之

下，居然有人敢在军营里饮酒？门帘被风拂起，里面的声音陡然清晰，果然是在划拳，却不是什么正经酒拳——听着行令的内容，婢女清秀的容颜上闪过一丝羞红愠怒，暗自握紧了袖中的拳头。

“我们来划淫荡拳啊！谁淫荡啊你淫荡！谁淫荡啊我淫荡！谁淫荡啊他淫荡！……”

嵬嵬的行令声往返回复嘈嘈不绝，竟是过了极长时间都没能分出胜负，表情越来越恼怒难看的婢女掀起门帘一角，眼神极为不善向里望去，第一眼便看见方桌对面的一个少年。

那少年约摸十五六岁，身上穿着一件军中常见的制式棉衫，棉衫襟前满是油污，一头黑色的头发不知道是天然生成还是因为几年未曾洗过的缘故有些发卷，也有些油腻，偏生那张脸却洗得极为干净，从而显得眉眼格外清楚，脸颊上那几粒雀斑也格外清楚。

“谁淫荡啊你淫荡！”

与嵬嵬的划拳内容截然相反，这少年此时的神情格外专注严肃，不仅没有丝毫淫亵味道，甚至眉眼间还透着几分圣洁崇高之意，他右手不停地在身前比划着剪刀石头布，出拳如风，出刀带着杀意，仿佛对这场划拳的输赢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更加重要。

几只西北恶劣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拥有强悍生命力的绿头苍蝇，正不停试图降落到少年染着油污的棉衫前襟上，却总被他的拳风刀意驱赶开来。

“我赢了！”

漫长得似乎要把桌旁对战二人肺里所有空气全部榨干的划拳终于结束，黑发少年用力地挥动右臂，宣告自己的胜利，极为开心地一笑，左脸颊上露出一个可爱的酒窝。

少年的对手却不肯服输，坚持认为他最后在喊谁淫荡时变了拳，于是房间内顿时陷入一片激烈的争吵，在旁观战的军卒各有立场倾向，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这时不知道是谁大吼一声：“照老规矩，听桑桑的！”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房间一角，那里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女童正在搬动水桶，身材矮小瘦削，肤色黝黑，眉眼寻常，身上那件不知她主人从哪儿偷来的侍女服明显有些过于宽松，下摆在地上不停拖动，搬着可能比自己还要重的水桶，明显非常吃力。